



野风
吹了
亿万
斯年
羌在
那里
岿然
不动



远方的家·民族系列

Qiang Feng Bian Ye

羌風遍野



任冬生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Qiang Feng Bian Ye

羌風徧野



野风吹了亿万斯年 / 羌在那里岿然不动



任冬生

远方的家·民族系列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鼎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羌风遍野/任冬生著. —成都: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7

(远方的家·民族系列)

ISBN 978-7-5647-2290-6

I. ①羌… II. ①任…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59632号

羌风遍野 任冬生 著

出版: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成都市一环路东一段159号电子信息产业大厦 邮编: 610051)

策划: 成都鼎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策划编辑: 郭蜀燕 高小红

责任编辑: 高小红

责任校对: 范宇

装帧设计:  136 7807 6111

主页: www.uestcp.com.cn

电子邮箱: uestcp@uestcp.com.cn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0mm × 230mm 印张 16.5 字数 185千字

版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647-2290-6

定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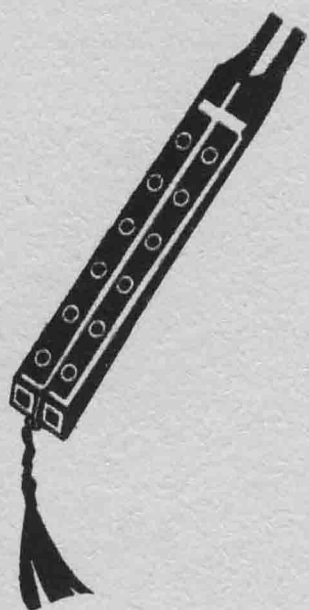
◆本社发行部电话: 028-83202463; 本社邮购电话: 028-83201495。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我们离开了那片草原，
羊领着我们向南，
沿着星云指示的方向，
我们找到了属于我们的家园。
感谢那树那水那座山，
感谢亲人，
感谢那土那坡那地田，
保佑尔玛人(羌人)幸福平安。

先辈的吼声，
凝结成我们悲壮的牧歌，
无论你们身埋何方，
魂切魄落，
如果能听到我们的歌唱，
托梦告诉我。

——羌族民歌《尼沙》



！羌风吹遍，焰火重生。——

任冬生



中国散文学协会会员，中国西部散文学协会会员，发表作品数十万字，入选各种权威选本，曾获2010年度中国西部散文排行提名作品奖。近年来，因以独特的视角大量描绘羌寨的风土人情，而被媒体广泛关注。



第一章 浓香四溢的羌韵

16

我送阿哥一双云云鞋

21

羌寨的婚礼

44

无酒不成羌

53

云朵上的歌声传奇

78

舌尖上的羌寨



第二章 岷山之巅的秘密

94	106	116	125	153
土地，生存的梦与魔	根源上的兄弟	粮食的恩典	构筑一个家的战役	岷山之巅的秘密



第三章 穿越悲伤的温暖

168 179 190 200 214

羌笛魅影

白石祭

大天爷，远去的信仰之神

送别我们的亲人

神树的诅咒



第四章 永不褪色的故乡

222 232 241 246 250

放猪的时光里镶着童年

「业余」的学堂

逃不掉的羌寨乡情

羌寨的云

立壳，永不褪色的故乡

序言

王克楠

羌族散文作家任冬生生活在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羌族聚集区，他的散文题材大多都是以羌族文化为背景。近几年，专心以本民族和羌族聚集地生活为背景，写出了一系列有分量的散文，结集为《羌风遍野》，笔风朴素自然，充满了对羌族文化的热爱。可以说，凡是未到过羌族聚集地，不熟羌族生活的人们，都会对任冬生的散文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

位于中国西南的羌族是古代羌支的一支，也是保留羌族传统文化最丰富的一支。毫无疑问，任冬生的地域散文具有鲜明的羌人特点，揭示了民族的生存状态。庞大的羌人部落与西南的苗族部落相似，在频繁征战中失败，几经举族大流亡，甚至退出历史

与草地的大舞台，“大部分羌人逐渐融合于汉、藏、蒙等民族而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性。其中最顽强的一支，在岷江上游的大山丛中扎根下来”。然而这是一个坚韧的少数民族，虽然居住在大山里，依然日出而作，勤奋不息。大山阻隔了羌族和外界的联系，但是羌族在大山里自给自足，这个民族“以群体的力量寻求生存，以团队的精神相互取暖，以此来对抗大自然的荒疏和命运的未知判决，打破时间的无情间离和大山的强硬阻隔”。这也是一个朴实的民族，人与人之间天然和谐，尊老爱幼，互助相帮，拧成一股绳，结为一条心，共同建构生存的窝巢。

任冬生的散文是善于营造氛围的，《羌风遍野》里有很多的生命场面描写，“一管小小的唢呐，站在寨子的某个高地上，引领向天，陡然爆发出金色的锐利声响，犹如破空而来的万道金光，刹那间照亮亘古沉寂的铁骨苍山。一股浪人的喜气扑面而来，点燃深秋干燥的空气。”这个氛围不是刻意营造的，而是来自羌民生活里的内质。再比如婚宴上的酒席，“山上山下吃酒的人，卡着时间，陆续来到山寨，酒席随即铺开。那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宴席，三四十桌，几百号人，挤满了院坝里临时搭建的简易大棚、堂屋、寝室，甚至走廊。”结婚的时候，羌族人会认为“我们羌人认为新媳妇身上带有一股怨毒的邪气”，他们用稻草人来中和煞气，因此就需要送亲的大哥提着刀砍倒稻草人，可称为“退煞”，这样的风俗确实是羌族所仅有。结婚的时候，还有一点和汉族相仿，就是用红色来烘托红火和幸福。

《羌风遍野》写的是羌族人生活的地域，讴歌的却是生命

的尊严和快乐。羌族是农耕民族，一年到头，要承受炼狱般的农耕劳动，对这样的超负荷劳动，总需要有释放的机会，因此，就有了属于羌族的酒文化和属于羌族的歌舞文化。酒和歌舞给羌族带来了快乐，形成了欢乐的酒文化。“羌族人要是没有了酒，便不是羌族人了，羌族人要是离开了酒，也就离开了他的民族。”酒是可以提气的，酒还是治疗伤口的，羌族人与酒的历史，可以从悲怆的民族衰亡史找到根源，酒已不是酒，而是一种疗伤剂，要是没有酒的缓冲、解压、调节，就只能为了活着而活着，生活只有无穷无尽的劳作，怎有欢乐可言。回忆一下历史，那些四处逃难的羌人祖先们，用饮酒唱歌来面对几千年来的血雨腥风，所以羌族人的酒歌非常古老悲壮！

■ 咂酒是羌族人饮用的最普遍的一种粮食酒。酿制过程简单，酿制将近一周左右，麦子里的酒精便被催生出来，芳香四溢。酒在羌族是神圣的，一般在有重大事情或重大节日、祭祀神灵、结婚庆典、贵客到来时才开坛饮用。必有羌族的释比（祭司）或是德高望重的老者致开坛词，敬天、敬地、敬各路神灵、敬历代祖先和英雄人物等。羌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来到宽大的院坝或打谷场里，围成一个大圆圈，男一声来女一声，甩手跺脚，唱跳起一种极其古老雄壮的歌舞。”“交叉遍请男方和女方的亲朋好友以及各山寨的金嗓子斗歌，你方唱罢我登场，五花八门的歌声和花枝招展的笑声，漫天飞扬，消融了夜坚硬的磁场。”“一边含情脉脉地对唱，内容涉及婚姻、金钱、孝道、伦理、人生等等，出色的角色化表演怪诞

夸张，滑稽可笑，机智幽默的语言亦庄亦谐，寓意深刻。”

历史上的羌族是一个能征善战的民族，因此唱歌跳舞亦可以表达民族刚烈的情感，“跳舞的男子身披牛皮制作的盔甲、头戴盔帽、手执兵器，一边挥舞刀枪英勇杀敌，一边缓声抒发内心的悲愤和哀伤之情。”“两两组合，一高一底，错落有致，吟唱一种极厚重、古朴的双声部祝酒歌。那歌声，古旧，坚硬，生涩，粗犷，辽远，悲怆，凄婉。高亢悲绝处，似乱石穿空，刀剑出鞘，低回柔婉处，似溪水迂回，清风微颤，给人以莫名的惊愕和震颤。”这样的歌曲是对一个民族历史的回顾，也是对人生价值的赞叹。通过羌族歌曲，可以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

任冬生热爱本民族文化，包括民族乐器——羌笛。《羌风遍野》记录了作者极为认真地考证羌族代表性乐器——羌笛的来龙去脉，考证了羌笛如何由三孔、四孔演变为五孔，材质由鹰骨演变为竹制，吹奏由横吹演化为竖吹。在羌笛几乎失传的时候，意外的一场大地震，使得羌笛得到了挽救，作者有机会亲自欣赏羌笛演奏：“轻轻一吹，一股清澈、纤细、高亢而略带悲凉、沙哑的声音，从小小的竹管里猛然爆发而出，宛如一道金质的强光，啪地拍打在我的心坎上，动人心魄，透彻心灵。”“我分明听见了那笛声里生离死别的痛苦、失魂落魄的漂流、无边无际的哀怨，还有坚强不屈的悲壮、永无止境的渴望。”

通过阅读《羌风遍野》，读者可以了解到，羌族是一个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羌族同胞大都目不识丁，仅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口心相传，顽强延续自己的民族语言、古老酒歌以及传统

手艺。羌族恪守祖祖辈辈留下的老规矩，敬仰白石头，祭祀山神，隆重地演绎生命的生与死，凝聚种脉亲情。因为是口传心授，他们的民族文化充满了神秘的色彩和传奇力量。释比或老者唱古老的羌歌或者祭祀念诵的时候，“尽管我们中的很多人并不明白他们究竟念叨了些什么，但从他们的声音里，我们竟然获得了一种超乎寻常的精神力量，内心深处的那份深沉、浓重的民族自恋情结和相濡以沫的俗世情感被迅速唤醒，身体与灵魂像熊熊燃烧的火焰一样热烈、通透、明艳，情感不由自主地指向庄严、神圣的信仰巅峰。”因为有神秘的力量，才会产生敬畏的感情。

任冬生也写到了羌族的自然神信仰，其中之一是对白石头的信仰，“我们羌族人非常敬仰白石，每家每户的门窗檐头和屋顶四角，以及我们祭祀的石塔和庙子顶端，都敬有一块块晶莹剔透的白石头。有了白石，我们心里就觉得踏实，仿佛那不是石头，而是神灵和我们住在一起。”关于羌族对白石头的崇拜，作者写道：“对白色有着深厚而又固执的情感，对雪山有着难以言喻的敬畏，进而把雪山敬如神明，把白色转化为内心纯净、心地善良、坚强不屈、美好祝福、深情厚谊的象征。”

羌族对山是崇拜的，每隔几年都要举行一次祭山（祭大天爷），书中有详细的描写，“大家喘息片刻后，大小男人们便牵成一线，由德高望重的释比（祭司）领队，齐声高唱着古老的祭山歌，高举木幡、木剑、尖刀、火枪，摇摆着身姿，比划着手势，绕着‘S’形，向山顶的祭坛唱跳上去。”对于原始宗教的产生，作者是这样分析的，“我相信人类在泛神时代有一个共同

点，那就是对生存环境的过分依赖与高度敬畏，而这正是一切宗教产生的源头。”羌族是有神论的民族，“我们羌人信奉原始宗教，相信世间万物皆有神灵主宰和护佑。”在作者的文章里，可以读到羌族人崇拜的神分为四类：一是自然界诸神，二是家神，三是劳动工艺之神，四是寨神，即地方神。“一个以白石为中心、白石信仰为表征的多神信仰体系建立起来了。在这个信仰体系里，白石是天神和祖先神的象征，也是一切神的表征。白石因其供奉的地点不同，代表不同的神灵，供奉在用石块专门砌成的石塔上或是屋顶上代表天神，供奉在山上的代表山神，供奉在田地里的代表地神，供奉在树上的代表树神……”

细心的读者还可以从任冬生的散文里读到对生命的尊重。羌族人不仅对人的生命是尊重的，对动物的生命也是尊重的，例如对牛的敬重。牛在羌族不是餐桌上的食品，而是农人的兄弟姐妹，“和我们成为兄弟，就必须承受我们的艰难困苦。我们必须硬着心肠将这个难兄难弟推向火海，以它们的牺牲为代价，来换取我们的生存。对它们的活着或是死亡，我们只有永远的愧疚和忏悔。它们死了，我们哭爹喊娘悲痛欲绝地将它们埋在我们房屋附近的祖田里，或是它们生命终结的地方，焚香烧纸，祈求神灵保佑它们下辈子投生为一株草或一只鸟，而不是牛。”通过文字，读者读出了作者的怜悯。他还写到了马，山区里劳作的马，“马鞍是它们此生唯一的行头。虽然那副行头只是几块木头拼凑的骨架，但就是这副木头骨架，却像一张钢铁大嘴，死死咬住它们的身体，几乎让它们承载了农村所有的重量。”

在场性强是《羌风遍野》这部散文集的最大特点。作者所叙述的羌族的一切生活习惯，都是在场的。如用牛犁地，“我们将锋利的铧头，插入土地，借助牛的蛮力，奋力撕开土地坚硬的肌肤。而土地，依靠其强大后盾，紧紧团抱在一起，死死咬住铧头，顽抗我们的入侵和撕裂。”如羌族少年的成长，“那些十一二岁的小阿妹们，心里便装下了秘密，她们悄悄找来顶针、针线和碎布，学着母亲做针线的样子，偷偷摸摸在闺房里或是背静处，绣花手帕、围腰、腰带、袖套、鞋垫。”“到了十五六岁，阿妹们已巧手如簧，能随心编织各种精美的花纹，不露声色地落下细密的针脚。她们青春动荡的心，亦如纸中包藏的火，再也包不住了。”一双鞋，投影出羌族少女的心灵美好。还有婚宴上的羌族多声部祝酒歌，已经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果说有文字的气息流动的话，任冬生的散文里流动的是生活流，边远地区羌族的生活的流动，从婚丧嫁娶，到种田收获，再到寻石盖房……可以说，《羌风遍野》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记载农业劳动，闪烁着农耕劳动的朴实，“种子是农民全部的希望。变一粒种子为无数粒种子，再由无数粒种子，充盈粮仓，填饱肚子，成家立业，延续后代，希望就此达成。”农民和种子之间的感情，作者是这样叙述的，“种子的成长秘密，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就因为看不见，帮不上忙，我们的焦虑如野草一样四处蔓延。直到见到那些鹅黄柔嫩的小脑袋，破土而出，我们的焦虑才会烟消云散。”任冬生深谙农业劳动、人和草的关系，对此作者描述得很到位，“农民的历史，是与天地斗争的历史，更是与草斗争的